

「批判魯迅的基本資料」補遺

衣 魚

小 引

「批判魯迅的基本資料」在「書評書目」第九十五期發表之後，看到：「『附註』以上未印之著譯」欄內，『書簡集』及『日記』二種，將於今年（一九四六）由其夫人編印出版。」這是范泉在譯本「魯迅傳」之「魯迅著作年表」的原「附註」，應該刪去而未及刪，但由此，使我想起草擬這一篇「補遺」。

一九〇九年

域外小說集二冊，（與其弟周作人合譯。文言，比林琴南進步，但時代已變，讀者不多。）

一九一〇年

古小說鈎沉（輯錄完成。）

一九一五年

百喻經（捐資刻印。）

會稽郡故書雜集

一九三一年

中國小說史略（一九三〇年修訂，本年訂正本出版。）

一九三三年

魯迅自選集（天馬書店印行。一九四二年又印桂林版。）

魯迅雜感選集（何凝錄並序。上海青光書局出版。）

一九三四年

北平箋譜（編印。）

引玉集（編序的蘇聯木刻集。）

木刻紀程（指導編印。）

一九三五年

小說二集（中國文學大系之一，良友圖書公司出版。）

十竹齋箋譜（第一冊印成。）

海上述林（編印瞿秋白著譯。）

以上各書，多數爲「批判魯迅的基本資料」中已列入「著譯以外的聯絡青年作家工作」中，但未分年，不能知爲何時，是一缺憾，現在分年重列，以清眉目。

一九三六年

阿Q正傳（魯迅原著，許幸之編劇。光明書局出版。）

一九三七年

魯迅代表作選（上海全球書店編印。）

一九三八年

魯迅全集二十卷（魯迅紀念委會編纂，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

一九四一年

魯迅三十年集（魯迅全集出版社編印，三十冊。）

一九四六年

魯迅書簡（許廣平編，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內容收信八百餘封，通訊者七十餘位，全書一〇四一頁。）

魯迅全集補遺（唐弢編，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魯迅語錄（宋雲彬編輯，上海聯益出版社出版。）

一九四七年

魯迅選集（葉忘憂、徐沉泗編輯，現代創作文庫之一，中央書店出版。）

魯迅傑作選（巴雷編選，上海新象書局出版。）

一九四八年

魯迅文集（梅林編，現代作家文叢之一，春明書店出版。）

一九五二年

魯迅全集補遺續編（唐弢編，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一九五七年

魯迅書簡（依照一九四六年魯迅全集出版社重印。）

魯迅選集（文學出版社編印，中國新文學叢書之一。）

一九五八年

魯迅全集十卷注釋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一九六一年

魯迅詩稿（上海魯迅紀念館編輯，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一九六二年

魯迅舊詩箋註（張向天著，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九六二年

魯迅日記（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出版。）

一九六六年

魯迅語錄（宋雲彬編，根據聯益出版社本重印。）

一九六八年

魯迅三十年集精裝八冊本（香港新藝出版社出版。）

一九七一年

魯迅文學論（羅烺輯錄，香港益羣出版社出版。）

一九七二年

傷逝（魯迅著，東亞書局出版。）

朝華夕拾（魯迅著，東亞書局出版。）

魯迅詩稿（文學研究社出版，係根據一九六一年上海魯迅紀念館本重印。）

一九七三年

魯迅詩箋選集（文學研究社出版。）

魯迅手稿集（文學研究社出版。）

魯迅手稿集續編（文學研究社出版。）

魯迅手稿集末編（文學研究社出版。）

魯迅小說集（今代出版社出版。）

阿Q正傳注釋插圖本（國光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一年

魯迅全集（新版本，收集更完備，注釋更翔實。）

魯迅手稿全集（容納現存的魯迅全部文稿、書信、日記。）

魯迅日文作品集（收入卅年代中期魯迅應日本友人之約，用日文寫作的文章和談話紀錄共十三篇，附中文譯文。）

魯迅論小說。

魯迅論連環畫。

魯迅與書籍裝幀。

魯迅雜感選集。魯迅詩稿。

魯迅選集（四卷本）。

附記：編完此一書目，據聞中共新華社一九八一年三月十日電訊曾有報導：「各地將出版七十多種圖書，來紀念魯迅先生誕辰一百週年——九月二十五日——」云云。

由此電訊所說，中共為紀念魯迅誕辰一百週年，大量印行有關魯迅的圖書七十餘種，實為盛大的表演。可稱為中共又一次藉魯迅作統戰的活動。

根據編此一書目的印象，是魯迅已成爲中共關於文藝方面的偶像，也可以說是一種工具。中共對海內外進行統戰，利用魯迅！文革派進行文化大革命時，利用魯迅！復辟派打倒文革派即所

謂的「四人幫」時，也利用魯迅！換句話說，甲派攻擊乙派，乙派反擊，都是利用魯迅，所以說魯迅是他們利用的工具。

其實，他們說的都不是真正的魯迅，真正的魯迅，到了晚年，是反共的。證據就在「魯迅書簡」中。其一是魯迅在民國廿四年（一九三五）九月十二日致胡風的信，他說：

十一日信收到。三郎的事情，我幾乎可以無須思索，說出我的意見來，是：現在不必進去。最初的事，說起來話長了，不論它；就是近幾年，我覺得還是在外圍的人們裏，出幾個新作家，有一些新鮮的成績，一到裏面去，即墜在無聊的糾紛中，無聲無息。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的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却拱手客氣的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無措，我不敢對別人說關於我們的話，對於外國人，我避而不談，不得已時，就撒謊。你看這是怎樣的苦境？

信中所說的三郎就是蕭軍，所謂「進去」，是「進」到「左聯」和「中共」裏面去。魯迅是持反對態度的。記得胡適在講「中國文藝復興運動」（四十七年五月四日）時，曾舉出魯迅的這封信，說明魯迅是反共的，並且特別欣賞魯迅信中所說的「墜」②字。胡適是這樣解釋這封信的：

他們弟兄（魯迅、周作人）的作品，在社會上成爲一個力量。魯迅先生的毛病喜歡人家捧他，我們這般「新青年」沒有了，不行了；他要去趕熱鬧，慢慢走上變質的路子。到抗戰時期前幾

年，所謂左翼作家同盟組織起來了，那時共產黨盡量歡迎這批作家進去，但是共產黨又不放心，因為共產黨不許文藝作家有創作自由。所以那時候監視他們的人——左翼作家的監視者，就是周起應，現在叫周揚，他就是在上海監視魯迅這批作家的。諸位如果有機會，我希望有一本書在自由中國可以得到，是值得看看的。這本書在抗戰初期出版，是魯迅死後，他的太太把魯迅寫給各朋友的信搜集起來，叫「魯迅書簡集」；這本書裏面幾封信值得看看，特別是他寫給胡風的四封信，其中有一封信就是魯迅死之前不到一年寫的，是一九三五年（他是一九三六年死的），這封信胡風問他三郎（不知是誰，大概是蕭軍）應該不應該加入黨（共產黨）？他說：『這個問題我可以毫不遲疑的答覆你，不要加入！現在在文藝作家當中，凡是在黨外的都還有一點自由，都還有點創作出來，一到了黨裏去就「醬」在種種小問題爭論裏面，永遠不能創作了，就『醬』死了！』『醬』在裏面去，這個字用得好極了。底下更值得讀了，他說：「至於我呢，說來話長，不必說了吧。」他說：「我總感覺得我鎖在一條鏈子上，鎖在一條鐵鏈上，背後有一個人拿着皮鞭打我，我的工作越努力打的越厲害。」這一段話裏，打他的就是現在大陸搞文藝的周揚——那個時候的周起應。這封信不能不看看。我們要的是沒有有人在背後用鞭子打的，不要人監督的，人人要自由，本他的良心，本他的智識，充分用他的材料，用他的自由——創作的自由來創作③。

魯迅的這一封信，再配上那信「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公開信，便更可知魯迅的態度了。魯迅另有一封致王冶秋的信，也說的很好：

上海不但天氣不佳，文氣也不像樣。我的那篇文章中，所舉的還不過很少的一點。這裏的一種文學家，其實就是天津之所謂青皮，他們就專用造謠，恫嚇，播弄手段張網，以羅致不知底

細的文學青年，給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並沒有。真是惟以嗡嗡營營爲能事。如徐懋庸，他橫暴到忘其所以，竟用『實際解決』來恐嚇我了，則對於別的青年，可想而知。他們自有一夥，狼狽爲奸，把持着文學界，弄得烏煙瘴氣。我病倘稍癒，還要給以暴露的，那麼，中國文藝的前途庶幾有救。現在他們在利用『小報』給我損害，可見其沒出息④。

這封信中所說的「實際解決」，便是徐懋庸恐嚇魯迅的信。魯迅在那封公開信中，將周起應（周揚）等的「橫暴恣肆」寫得淋漓盡致。在致王冶秋的信中，說到他的「病倘稍癒，還要給以暴露的」。這意思，便是他要繼續反共了！不幸，魯迅既病且死，致使許多「左聯」及「中共」的見不得人的內幕，不能「暴露」，實是一大損失。

以上，便是魯迅「反共」的鐵的事實，迨魯迅既病且死之後，中共遂曲解魯迅的反共，仍然以魯迅作工具，對外統戰，對內鬭爭，都是拿的魯迅招牌。在魯迅本身來說，不知是幸還是不幸！在自由中國來說，應該還給魯迅以真面目！

註：①「魯迅書簡」頁九四六—九四七。

②「醬」就是食用的「醬」，民初流行一種「染缸」的名詞，就是「染房」裏染布所用的染缸，就是說一種白布向染缸裏一放，就染上了色，失去了它本來的顏色。說社會是一個染缸，就是社會上的壞習氣，壞風氣，容易污染純潔的青年。現在，又有人用「醬缸」，意義似不如染缸，因爲染缸是染東西的。把東西往裏面一放，那東西就失去了本來。「醬缸」是裝的食用醬，不能污染也。

③胡適：「中國文藝運動」刊「現代中國文學史話」正中書局出版。

④「魯迅書簡」頁九七四—九七五。